



异国秋思

Yiguo Qiushi

庐 隐 著



远方出版社

H194.5
59

异 国 秋 思

卢 隐 著

远 方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异国秋思(当代校园文学精选)/赵树丽主编.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5. 12

ISBN 7-80723-123-8

I. 异... II. 赵... III. 作文—中学—选集
IV. H1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7978 号

异 国 秋 思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大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5 字数: 168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套

ISBN 7-80723-123-8/I · 32

定价: 28.80 元

目 录

异国秋思	芦 隐 (1)
橘子	〔日〕芥川龙之介 (6)
生命的记忆	芦苇 (11)
离家时候	叶广岑 (16)
待月草	张菱翥 (22)
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说	〔瑞典〕拉格洛夫 (27)
春潮	郁达夫 (34)
寂寞的天	冯秋子 (38)
女孩和花	〔法〕儒勒·米什莱 (44)
小鸟，你飞向何方	赵丽宏 (50)
叮叮的小铃声	茹志鹃 (57)
心灵史童年	胡弦 (66)
少年穿过广场	徐成森 (76)
那些逝去的生命	沙粒儿 (82)
青春、扬花念念不忘	敦敬明 (88)
孩子与鸟儿	张秀亚 (106)
秋天开出的火车	麦 阁 (111)

爱好文艺的女孩	刘敏 (117)
70年代：乡村女孩的童年四季	莲子 (132)
做“贼”的回忆	肖素芳 (144)
小小世界	项小米 (148)
初为人父	颜纯钧 (160)
放牛	李汉荣 (166)
在往事中成长	谢宗玉 (171)
爸爸，我不想做你的女儿	珠默 (183)
过夜	萧红 (188)
拾橡实的孩子	〔英〕理查德·杰弗里斯 (195)
花事未了	严莹 (199)
烟灰女孩	张晓哲 (203)
童年轶事	赫·黑塞 (207)
霜降柿子红（节选）	唐敏 (232)
童年杂忆	冰心 (237)
白雪少年	林清玄 (248)
记性	蒋韵 (252)



唉，破碎紊乱的祖国呵！北海的风光不能粉饰你的寒
伦！今雨轩的灯红毡绿，不能安慰忧患的人生。深深
暮念祖国的我们，这一颗因热望而颤抖的心，最后是被秋风
吹冷了。

异国秋思 | 卢 隐

自从我们搬到郊外以来，天气渐渐清凉了。那短篱边牵
延着的毛豆叶子，已露出枯黄的颜色来，白色的小野菊，一
丛丛由草堆里钻出头来，还有小朵的黄花在凉劲的秋风中抖
颤，这一些景象，最容易勾起人们的秋思，况且身在异国
呢！低声吟着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之句，这个小小的灵
宫，是弥漫了怅惘的情绪。

书房里格外显得清寂，那窗外蔚蓝如碧海似的青天 and 淡
金色的阳光。还有挟着桂花香的阵风，都含了极强烈的，挑
拨人类心弦的力量，在这种刺激之下，我们不能继续那死板
的读书工作了，在那一天午饭后，波便提议到附近吉祥寺去
看秋景，3点多钟我们乘了市外电车前去，——这路程太近

了，我们的身体刚刚坐稳便到了。走出长甬道的车站，绕过火车轨道，就看见一座高耸的木牌坊，在横额上有几个汉字写着“井之头恩赐公园”。我们走进牌坊，便见马路两旁树木葱茏，绿阴匝地，一种幽妙的意趣，萦绕脑际，我们怔怔地站在树影下，好像身入深山古林了。在那枝柯掩映中，一道金黄色的柔光正荡漾着。使我想象到一个披着金绿柔发的仙女，正赤着足，踏着白云，从这里经过的情景。再向西方看，一抹彩霞，正横在那叠翠的峰峦上，如黑点的飞鸦，穿林翩飞，我一缕的愁心真不知如何安排，我要吩咐征鸿把它带回故国吧！无奈它是那样不着迹的去了。

我们徘徊在这浓绿深翠的帷幔下，竟忘记前进了。一个身穿和服的中年男人，脚上穿着木屐，“踢踏踢踏”地来了。他向我们打量着，我们为避免他的觊视，只好加快脚步走向前去，经过这一带森林。前面有一条鹅卵石堆成的斜坡路，两旁种着整齐的冬青树，只有肩膀高，一阵阵的青草香，从微风里荡过来，我们慢步地走着，陡觉神气清爽，一尘不染。下了斜坡，面前立着一所小巧的东洋式的茶馆，里面设了几张小矮几和坐褥，两旁列着柜台，红的蜜橘，青的苹果，五色的杂糖，错杂地罗列着。

“呀，好眼熟的地方！”我不禁失声地喊了出来。于是潜藏在心底的印象，陡然一幕幕地重映出来，唉！我的心有些抖颤了，我是被一种感怀已往的情绪所激动，我的双眼怔住，胸膈间充塞着悲凉，心弦凄紧地搏动着。自然是回忆到

那些曾被流年蹂躏过的往事：

“唉！往事，只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呢！”我悄悄地独自叹息着。但是我目前仍然有一幅逼真的图画再现出来……

一群骄傲于幸福的少女们，她们孕育着玫瑰色的希望，当她们将由学校毕业的那一天，曾随了她们德高望重的教师，带着欢乐的心情，渡过日本海来访蓬莱的名胜。在她们登岸的时候，正是暮春三月樱花乱飞的天气。那些缀锦点翠的花树，都使她们乐游忘倦。她们从天色才黎明，便由东京的旅舍出发，先到上野公园看过樱花的残妆后；又换车到井之头公园来。这时疲倦袭击着她们，非立刻找个地点休息不可。最后她们发现了这个位置清幽的茶馆，便立刻决定进去吃些东西。大家团团围着矮凳坐下，点了两壶龙井茶，和一些奇甜的东洋点心，她们吃着喝着，高声谈笑着，她们真像是才出谷的雏莺：只觉眼前的东西，件件新鲜，处处都富有生趣。当然她们是被搂在幸福之神的怀抱里了。青春的爱娇，活泼快乐的心情，她们是多么可艳羡的人生呢！

但是流年把一切都毁坏了！谁能相信今天在这里低徊追怀往事的我，也正是当年幸福者之一呢！哦！流年，残酷的流年呵！它带走了人间的爱娇，它蹂躏英雄的壮志，使我站在这似曾相识的树下，只有咽泪，我有什么办法，使年光倒流呢！

唉！这仅仅是九年后的今天。呀，这短短的九年中，我走的是崎岖的世路，我攀缘过陡峭的崖壁，我由死的绝谷里

逃命，使我尝着忍受由心头淌血的痛苦，命运要我喝干自己的血汁，如同喝玫瑰酒一般……

唉！这一切的刺心回忆，我忍不住流下辛酸的泪滴，连忙离开这容易激动感情的地方吧！我们便向前面野草漫径的小路上走去，忽然听见一阵悲恻的唏嘘声，我仿佛看见张着灰色羽翼的秋神，正躲在那厚密枝叶背后。立时那些枝叶都“窸窸窣窣”地颤抖起来。草底下的秋虫，发出连续的唧唧声，我的心感到一阵阵的凄冷；不敢向前去，找到路旁一张长木凳坐下。我用滞呆的眼光，向那一片阴阴森森的丛林里睜视，当微风分开枝柯时，我望见那小河里潺浮碧水了。水上绉起一层波纹，一只小划子，从波纹上溜过。两个少女摇着桨，低声唱着歌儿。我看到这里，又无端感触起来，觉得喉头梗塞，不知不觉叹道：“故国不堪回首”，同时那北海的红漪清波浮现眼前，那些手携情侣的男男女女，恐怕也正摇着画桨，指点着眼前清丽秋景，低语款款吧！况且又是菊茂蟹肥的时候，料想长安市上，车水马龙，正不少欢乐的宴聚，这漂泊异国，秋思凄凉的我们当然是无人想起的。不过，我们却深深地眷怀着祖国，渴望得些好消息呢！况且我们又是神经过敏的，揣想到树叶凋落的北平，凄风吹着，冷雨洒着的这些穷苦的同胞，也许正向茫茫的苍天悲诉呢！唉，破碎紊乱的祖国呵！北海的风光不能粉饰你的寒伧！今雨轩的灯红酒绿，不能安慰忧患的人生，深深眷念祖国的我们，这一颗因热望而颤抖的心，最后是被秋风吹冷了。



点评：

庐隐的这篇秋思与同时代作家郁达夫的《沉沦》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在国情巨变的年代留学日本，又都在异国绚烂的生活和繁华的景象中哀叹祖国的不幸，追回往昔快乐的年华。面对青葱苍翠的风景、沐浴着阳光的欢乐少年，不由得感慨万千，悲从中来。作者感受敏锐，笔触细腻，字句间透露着强烈的爱国热情。





小姑娘依然对我毫不介意，自管把头伸到窗外，那各叶式的头簪在夜风吹拂下，微微飘动。她就这样一直远眺着火车行进的方向。

橘子 | [日] 芥川龙之介

冬天的一个傍晚，天空阴沉沉的，我乘上一列横须贺开往东京的上行客车，坐在软席车厢的一个角落里，呆呆地等待着发车的铃声。异常的是在电灯早已亮着的车厢里，居然就只有我一个旅客，朝窗外望去，那昏暗的月台上，今天也很特别，竟连个送客的人影都不见，仅有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小狗时而发出凄厉的吠声。不知怎的，此情此景与我当时的心情颇为相似。无法形容的疲劳和困倦，在我的脑海里投下了一片灰蒙蒙的阴影，甚至不愿把塞在兜里的报纸拿出来翻一翻。

不一会儿，发车的铃声响了。我这时才感到心情舒畅一点儿，同时把头靠在后面的窗沿上，漫不经心地等待着眼前的车站徐徐后移。车站并没有移动，却从前票口处传来一阵尖锐的木屐声。紧接着，在列车员的几声喊骂声中，我乘坐

的软席车厢的车门哗啦一声打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匆匆忙忙地跳上车来。就在这当儿，火车剧烈地摇晃了一下，便慢慢地开动起来。一根根打眼前徐徐晃过、竖在月台上的电柱，一辆多半是被遗忘在那儿的运水车，以及正向车厢里的一位旅客道谢的搬运夫，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朝着窗门漫卷过来的煤烟中无可奈何地消失在车后。我总算松了一口气，一边点着香烟，一边第一次抬起困倦的眼睑，朝坐在我前面席位上的小姑娘的面孔瞅了一眼。

看样子，这是一个地道的乡下小姑娘，干枯的头发挽成银杏叶式，满是横裂纹的两颊红得令人感到不快，而且，耷拉着沾满油污的残黄色毛线围巾的膝盖上，放着一只大包裹，那双抱着包裹、生满冻疮的手，小心翼翼地紧捏着一张红色硬席车票。我不喜欢小姑娘那张庸俗低劣的脸庞，对她那身邋遢的衣服也很讨厌，尤其令人生气的是她愚昧无知到连软席跟硬席也分辨不清。所以，我点着了香烟后，也出于想忘掉小姑娘的存在，便漫不经心地把兜里的晚报拿出来摊在膝盖上阅读起来。这时，落在晚报上的户外光突然成了电灯光，几栏印刷低劣的铅印字特别清晰地呈现在眼前。不用说，火车已钻进了横须贺线上无数隧道中的第一号隧道。

许是为了安慰我那忧郁的心情，即便稍微浏览一下让灯光照亮的晚报，就可发现社会上也同样充满着平凡庸俗的人和事：和谈问题、新娘新郎、贪污事件、死亡广告……当火车钻进隧道的一瞬间，我不禁产生一种错觉，以为火车在朝着相反

方向行驶，同时，机械地把这些索然无味的消息挨着看了过去。即便在这段时间里，我也每时每刻感到，那个脸上仿佛凝结着现实中各种卑鄙和庸俗的小姑娘正端坐在我前面。无论是在隧道中行驶着的火车、那个乡下小姑娘，还是充塞了平庸消息的晚报，全都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一个神秘、低级、无聊的人生。我感到一切都毫无意义，于是就把看了一半的晚报丢在一旁，又把头靠在窗沿上，死一般地闭上双眼打起盹来。

这样过了几分钟，突然感到似乎有一样东西向自己扑过来，不禁睁开双眼环视四周。原来，不知几时，那个小姑娘已从那头移到了我前面一排的临窗座位，而且几次三番地想要打开车窗。可是事与愿违，沉重的窗门怎么也打不开。那满是横裂纹的脸颊越来越红，抽鼻涕声随同轻微的喘息声急促地传入耳鼓。不用说，这般情景也确实引起了我的几分同情。四周一片昏暗，惟枯草还明亮可见的两侧山腰正渐渐逼近车窗。仅从这一点，也应该马上明白火车快临近隧道口。然而小姑娘全不理睬，还是固执地要打开那扇特意关好的车窗。我无法理解其中的道理，不，甚至只能认为这完全是小姑娘的怪癖。所以，我依然冷若冰霜，眼里露出差不多是祈祷她永远失败似的眼光，冷酷地凝视着她正用生满冻疮的手拼死地想要打开车窗的情景。不一会儿，火车拖着震耳欲聋的吼叫声冲进了隧道。这时，小姑娘想要打开的车窗终于叭嗒一声掉了下来。于是，一股股乌黑的空气——煤烟灰仿佛全溶化在里面似的——从四方的窗洞里喷涌进来，顷刻间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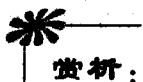
成了令人窒息的烟雾，蒙蒙地迷漫着整个车厢。我甚至来不及拿手帕捂住脸孔，烟雾就迎面扑来。我本来喉咙就不舒服，这一来更是咳个不停，差一点透不过气来。小姑娘依然对我毫不介意，自管把头伸到窗外，银杏叶式的头发在夜风吹拂下，微微飘动。她就这样一直远眺着火车行进的方向。正当我这样借着灯光透过煤烟注视她那身影时，窗外渐渐地亮堂起来，泥土味、枯草味、水汽味也随着寒气从窗外飘进来，于是咳嗽也慢慢止息。否则，我说不定会劈头盖脸地怒骂这个陌生小姑娘，而且还要叫她照原样关上车窗。

这时火车已安然穿过隧道，正驶过坐落在两座枯草丛生的荒山之间一个穷山镇的镇边铁路岔口。在铁路岔口的周围，杂乱地拥挤着一片简陋的草房和瓦房。大概是铁路岔口管理工用的吧！仅有的那面已经发白了的信号旗在暮色中懒洋洋地飘拂着。刚想总算出了隧道，就看到那凄凉的岔口栅栏那边，挨个地站着三个脸颊红喷喷的小男孩。他们全都矮矮的个头，就像被阴沉沉的天空压缩成似的，而且身穿着跟那镇边的凄凉景物相同颜色的衣服。三个孩子一边仰望着火车通过，一边一齐举起小手，拉高尖利而幼嫩的嗓门，极力地迸发出一阵无法听懂的喊声。就在这一刹那，只见那个小姑娘把半个身子探出窗外，伸出生满冻疮的手，在一个劲儿地左右挥动。突然，约莫五六只黄灿灿的惹人喜爱的橘子从空中纷纷飘落在目送火车驶去的小男孩的身边。我不由得愣住了，而且也正是在这一瞬间，明白了所有一切。小姑娘，

这位多半是去当女佣的小姑娘把藏在怀里的几只橘子从车窗扔下去，酬劳那三个特地赶到岔口来为自己送行的弟弟。

暮色笼罩着镇边铁路岔口，仿佛小鸟般尖叫的三个小男孩，以及飘落在他们身边的鲜艳的橘子颜色，所有这些情景虽然只是顷刻间在窗外一闪而过，却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不禁感到一阵无可名状的快慰。我昂然地抬起头来，判若两人似的重新打量着那位小姑娘。不知几时，小姑娘已重又端坐在我前面的那个座位，依然把满是横裂纹的脸颊蜷缩在浅黄色的毛线围巾里，同时抱着大包裹的手里，紧紧捏着一张硬席车票。

我只有在此刻才得以暂时忘却那无法形容的疲劳和困倦以及那神秘、低级、无聊的人生。



赏析：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在这篇文章里，他生动刻画了一位朴质甚至土气的农村女孩的形象。作者对她由最初的不屑与厌恶，到最后感到无以名状的快慰，正是被她真挚的、对弟弟无限爱怜的真情所打动。面对小女孩金子一样的赤子之心，所有的疲倦、令人窒息的浓烟、无聊的人生，都显得那么无关紧要，因为她的心灵照亮了周围的一切灰暗。





我的少年时光就是在这样的平静过去的。有奶奶在身边，始终有一种深厚的安全感包围着我。

生命的记忆 | 芦苇

我是家中的老二。

在我即将出生之时，全家人几乎是兴奋而隆重地准备了一番迎接我的到来。而当我睁开眼睛企图看清这个世界的时候，境遇就急速改变了。

观念陈旧的外祖母坚决主张把我扔掉。我有一个姐姐，而由于我——又一个女儿——的降生，我的父母自然就没有了再生一个男孩的可能。外婆强调，我的父亲是独子！因此，我在这个不欢迎女孩的家里是没有生存的权利了。

在苏州一带的风俗中，最有名也是最成功的一种弃婴方法就是把孩子沉入红漆马桶中溺死，然后趁夜深人静的时候拎出去倒掉便万事大吉，从来不会有人过问这种家务事。千百年来这一做法蔚然成风。

于是，为了我们家“考虑”，外婆趁我还未放开嗓子啼

哭便把我塞入了马桶中。当时的感受，现在当然已一无所知。

不过，也许我是幸运。斜倚在一张藤椅上休息的奶奶一看外婆不仅动口而且动手，就急忙抢前一步争夺外婆手中的马桶盖要把我抱出来。据说，年迈的奶奶和较年轻的外婆颇费了番抢夺，奶奶眼看自己占了下风，情急之下冲外婆吼了一句：“不管是男是女都不用你管……”说话间，泪就流了下来。

不知道是外婆生了奶奶的气还是看着奶奶老泪横纵的样子心软了，总之，她松开了手。奶奶把奄奄一息的我从马桶中抱了出来，把我全身仔细地清洗干净。当缓过气来的我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放声啼哭后，奶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从此，我这个勉强来到世上的女孩开始慢慢了解我所生活的世界。

幼年时的我并不知道命运的无情，只是与奶奶那份相依为命的感情怎么也割不断。父母对我来说仅仅是供给我衣食的两个人而已，他们从不试图了解我内心的感受。而大部分的童年时光，是在奶奶的爱抚下度过的。

渐渐明了世事的我从旁人的只言片语中了解到了我出生时那段曲折的经历，幼小的心灵几乎无法承受那种委屈的重压。一种无依无靠的伤感占据了 my 内心，虽然只有四五岁，我却变得敏感而易受伤害。我知道，周围同龄的孩子并无这种刚出生就遭遇摧残的不幸，而我是那样的“与众不同”